

BAZAAR芭莎
藝術

讲述者

张洹

ZHANG HUAN

1965年1月23日出生于河南安阳，14岁起开始学习素描及油画，于1984年进入河南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就读。1991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第六届研修班，在毕业前一年搬入北京艺术家社区“东村”，在此期间张洹让人不安的行为艺术一度招来无数恶评，同时也为他的艺术生涯奠定基础。1998年张洹移居美国纽约，2005年底回到中国在上海成立工作室时张洹早已成为世界级的知名艺术家。



张洹《如来》，香灰、钢和木头，549×459×340cm，2009年，美国对冲基金SAC创始人、著名收藏家Steven Cohen收藏。
2005年开始张洹运用香灰作为自己创作的材料，在他看来：“香灰里有无数祈愿和祝福，死亡其实也是一种重生。”

我的情人是死亡

张洹谈中国古代墓葬文化

地上的文明遗迹极其脆弱，
往往在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中逐渐消失殆尽，
我们对古代历史、文化、艺术的想象更多情况下是凭借墓葬文化的遗存。
艺术家张洹受《芭莎艺术》邀请首度介绍自己的中国古代墓葬艺术收藏，
这一项常常被回避的门类在他看来却充满了魅力，
因为艺术家的情人，即是死亡。

来自土地的记忆

1965年冬天，我出生在河南安阳。一岁时就被送到汤阴和奶奶、叔叔、姑姑一起生活。

记忆中奶奶去世的时候，她的归宿是一口黑色的木头棺材，在家中摆放了七天。第七天的晚上我们按传统抬着她最后一次在整个村子的大小街道走了一遍。到第八天真正离开家的时候，我父亲（长子）顶着一个红色的陶盆走到街口将陶盆摔碎。

摔得越碎，寓意越是吉祥。

送葬的队伍从长子开始，按辈分排到最后；接下来是所有女眷按辈分排序走在后面。整个队伍披麻戴孝，抬着棺材，随行的乐队吹着唢呐走向坟地，安葬，入土为安。

1995年冬天我生日的夜晚，我在北京东便门桥下创作了行为作品《原音》。那天很冷，我全裸躺在地上把一百多条活蚯蚓放到口中，我面孔朝上，蚯蚓慢慢从我的口中爬出来，爬到我的眼睛、耳朵和身体上。整个过程我的身体一直在颤抖。这就是我对“原音”的理解，人从土里来，最后又回到土里。蚯蚓是活在泥土里的动物，它就是来自土地的“原音”。

1998年我得到机会离开北京去纽约参加高名潞先生策划的“蜕变——中国新艺术”展览，这时我已在北京待了8年，积累了很多作品，但我已经33岁了。

听说在国外殡仪馆工作赚的钱比在街头画像赚得多，抱着破釜沉舟的想法，我计划去美国背几年尸体，当作一个行为作品，赚了钱再继续做艺术。

也许是运气好，到了纽约我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我参加的“Inside Out”展览的海报，海报画面就是我1997年在北京的作品《为鱼塘



石棺，青石，48×60×23cm，宋代，中国河南，张洹收藏



张洹《原音》，行为，1995年，中国北京



增高水位》。没有在街头画一张画像，也没有去殡仪馆背一个尸体，我幸运地在纽约以“艺术家”身份活了下来。

黄泉下的艺术

纽约和西藏曾经是我最想去的两个地方，纽约在我心中是人类城市发展的顶端，在我看来至今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作为经济文化大都市和纽约媲美；西藏则是最原始的一个地区，它保持着人性原有的生态和状态。只有在纽约或西藏，我才可以让自己的思考变得不现实，产

生整体的幻觉。

2005年我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回国后我第一次去了西藏。在西藏我发现自己的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文化血液，可以因此更清晰地看到自己。我看到藏民们走路时，口中诵着六字真言，手持一个转经筒，寺庙门前、浅滩河边也都有大型转经筒与智慧一起不停转动。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今生是为来世的准备，终点之后才是永恒。

在西藏看到的藏传佛教、藏医、寺院壁画等元素都刺激着我，给我灵感让我去提取、去



石函，汉白玉，45.5×57.5×43.5cm，
唐代，中国河南，张洹收藏



张洹《我的罂粟地No.4》，布面油画，200×250cm，2014年

转换、去创作出我自己的艺术。我开始收藏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残件，我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收藏家，我仍然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爱好和感受这些艺术珍品的概念与价值。

离开西藏大概四五年后，我在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时看到一组古代墓葬文化的图像，这些棺、椁、函和墓志的图片突然间打动了我。念念不忘的那几天，我去一个常逛的上海古玩市场，恰巧一个中介给我看他手机上一口明清古棺的照片，我立刻心跳加速，托付他帮我收了下来。

因为一直以来，我的兴趣、我的创作、我

的收藏、我的审美都与死亡有关。从此我开始收藏古代棺椁，一些建筑工地、农村造河盖房都会出土的古代珍品并未得到重视，我希望将这些民间正在消失殆尽的墓葬文物收集起来珍藏，它们为我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竭的思考。

民间的棺椁大多有四类主题图示：一是四神：朝南是前，为朱雀；后为玄武；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四神是四方的神灵，有祛邪、避灾、祈福的作用。二是二十四孝的主题，从宋代开始流行。三是装饰性的吉祥图案。四是极简的素工样式。材质上有石头、木头、陶瓷、铜、铁、

银、水晶等，因为保存时间较久所以大多以石头为主，各个地区的石质也有区分。

僧人的函盒往往有佛教题材的刻画，用阴线刻或者浮雕表现涅槃图像及佛经故事，高僧去世后常常是在大的石函里套一个银制或铜制的函，最里边一个也许会用水晶函，其中放入舍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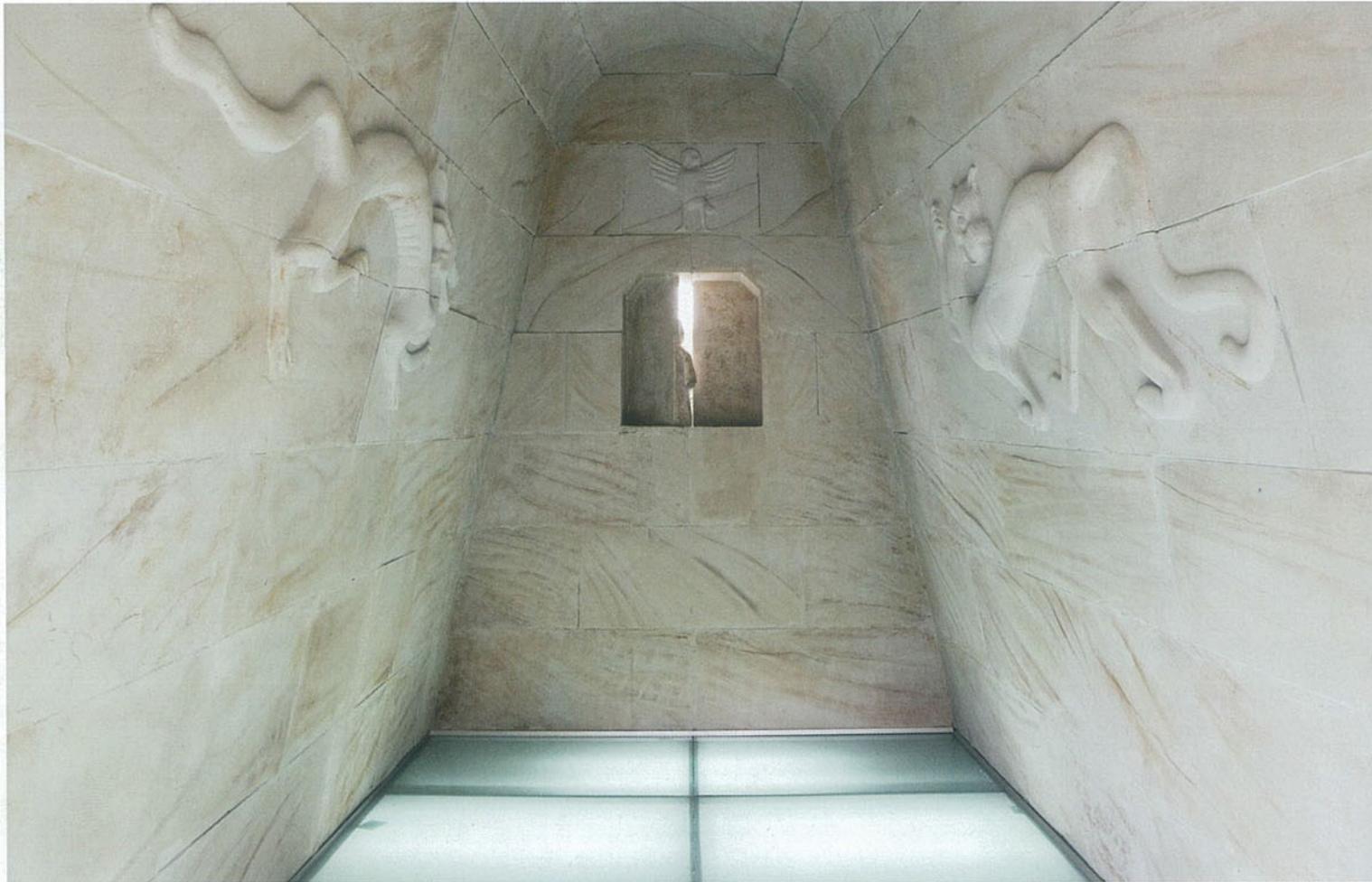
在我看来，我们所居住的房间、公寓、别墅，其实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居所，而棺椁，是人类永恒的家园。地面上文明的遗迹大多随着时间消失殆尽，地底下的艺术却作为时代的倒影留存下来。

“在我看来，我们所居住的房间、
公寓、别墅，其实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居所，
而棺椁，是人类永恒的家园。
地面上文明的遗迹大多随着时间消失殆尽，
地底下的艺术却作为时代的倒影留存下来。”





石狮，青石彩绘，40.5×45×29.5cm，宋代，中国山东，张洹收藏



张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铁矿生涯》(内部视图), 铁矿砂、钢和钢筋混凝土, 610×890×415cm, 2013年,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自由广场

死里逃生

1995年在实施《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前,我曾计划一件作品是将自己锁到一个铁箱子里放到山顶上,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整整24小时,我在其中体会从日出到日落一天存在的感觉。铁箱子做好后放在北京华侨村的一个公寓里,实施前一天我想独自提前进到铁箱里试一试。进去后不小心锁从外边扣上,我在里边根本无法打开。我用力摇晃铁箱无奈太重,尝试将手从通风口伸出去也离锁还有一段距离。

当时是夏天,很热。住这间公寓的朋友们都去欧洲度假,半个月之后才会回来,回来后他们也许只能看到铁箱里我发臭的尸体。再被锁上一个小时我可能就会发疯,求生的欲望让我突然地开始大声呼喊救命,庆幸院子的落地门还有一个缝没有关死,外边打扫清洁的阿姨才听到了我的呼救。



张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铁矿生涯》(外观视图), 铁矿砂、钢和钢筋混凝土, 610×890×415cm, 2013年,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自由广场

十多分钟后我从铁箱里被解救出来,门一打开我就开始往外跑,那时我对生命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活下来,拥有真实的生命,我可以一事无成,乞讨流浪一生,但不要让我死在那个铁箱子里。

2013年,我在巴西贝洛·奥里藏特自由广场用巴西当地矿石创作了一件公共艺术作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铁矿生涯》,这件作品最终被巴西政府永久安置在一个山顶上。在广场展出时,观众可以沿着斜坡走进一个巨大的棺的内部,四神图像从外壁移到内壁,地板是磨砂玻璃,底下透出光亮,最前方是一扇半启门。半启门的元素在中国古代棺椁、佛塔、壁上都会出现,一位女侍者站在半启门中间迎接主人的灵魂,到来世去服侍他。入葬后,这一扇半启门的门缝就是灵魂出入的唯一关口。



陶棺，陶彩绘，43×61×31cm，五代，中国山西，张洹收藏

我的葬礼——最后的行为

2015年1月，我50岁了。

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轮太阳，我现在就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我的身体开始告诉我，我不再是一个年轻人，尽管自己的心态还在20岁。年轻时漫无边际的空想越来越少，因为那时能看到未来，而现在当我往回看，回顾以前所经历的一切，我看到很多东西在一直重复、重复……孔子说“五十知天命”，我想我的命我应该知道99%了。我相信我的人生轨迹早已注定，没有偶然，一切与时间相关。

关于未来我的葬礼，我曾设想，但还没有最终决定。天葬台是我的秘密花园，我向往天葬，我想要将我的身体、我的灵魂交给无数个生命——秃鹫，它们又延续，再延续，飞向各地。但我同时又迷恋土葬，这是中国人宿命的归宿。

这些年我已经收藏了两百余件墓葬石刻艺术品，从汉代到明清，石头的、陶瓷的、木头的都有，未来我希望将它们和我的古代石刻造

像收藏、当代艺术收藏一起组成一个博物馆，并且并置于其中发生关联与对话，就叫阿虚美术馆（Ash Museum）。未来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想把这个博物馆的收藏捐给政府，或者与政府一起合作创建这个博物馆。中国的哲学与文化艺术都是崇虚的，如果用一个符号来比喻它是一个圆，没有开始没有尽头，可以是立体的圆，也可以是平面的圆。

希望这个棺椁博物馆里观众的参观应该是从上往下走，营造出神道一般的原始氛围。死亡是一种重生，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墓葬文化珍品其实也是一个入口，我们祖先的审美、历史和生活都在其中。如同在收藏与创作中，我感觉自己成为一个桥梁，那是彼岸，这是此岸。当你走进墓室最深处时，突然发现有一丝光明，那是来自千年的盗洞。

2015年春节我回到河南，看到路边有人卖画着青龙白虎的水泥棺材，上边写着几个大字：一去不回，万世流芳。



木棺，柏木，51.5×161×51.5cm，唐代，中国东北，张洹收藏